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一百七十三

詳校官編修

臣周

瓊

洗馬

臣王坦修

覆勘

覆校官編修

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

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

臣桑

英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七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二十六

食貨上

農田

昔武王克商訪箕子以治道箕子為之陳洪範九疇五行五事之次即曰農用八政八政之目即以食貨為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夫人之道治而國家之政興

焉是故食貨而下五卿之職備舉於是矣宗伯掌邦禮
祀必有食貨而後儀物備賓必有食貨而後委積豐司
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貨而後可奠於厥居司徒掌邦教
民必有食貨而後可興於禮義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
貨而後可遠於刑罰司馬掌邦政兵必有食貨而後可
用於征戍其曰農用八政農食貨之本也唐杜佑作通
典首食貨而先田制其能推本洪範八政之意歟宋承
唐五季之後太祖興削平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而粟

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而稻梁桑泉務盡
地力至於太宗國用殷實輕賦薄歛之制日與羣臣講
求而行之傳至真宗內則升中告成之事舉外則和戎
安邊之事滋由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
增幣夏國增賜養兵兩陲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慾
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
弊王安石之流進售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
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紹

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稅政復作徽宗既立蔡京為
豐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斂以濟多慾自速禍敗高宗南
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然百
五十年之間公私粗給而已考其祖宗立國初意以忠
厚仁恕為基向使究其所為勉而進於王道亦孰能禦
之哉然終宋之世享國不為不長其租稅征權規撫節
目煩簡疏密無以大異於前世何哉內則牽於繁文外
則撓於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得已徵求於民

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即區區然較其失得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瘡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復訾之如前使上之為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為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紜是非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論議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又謂漢文景之殷富得諸黃老之清靜為黃老之學者大忌

於紛更宋法果能然乎時有古今世有升降天地生財其數有限國家用財其端無窮歸於一是則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之外無他技也宋舊史志食貨之法或驟試而輒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則徒重篇帙約之則不見其始末姑去其泰甚而存其可為鑒者焉篇次離為上下其一曰農田二曰方田三曰賦稅四曰布帛五曰和糴六曰漕運七曰屯田八曰常平義倉九曰課役十曰振恤或出或入動關民生國以民

為本故列之於上篇焉其一曰會計二曰銅鐵錢三曰會子四曰鹽五曰茶六曰酒七曰阮冶八曰礬九曰商稅十曰市易十一曰均輸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損或益有係國體國不以利為利故列之下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目通為十有四卷云農田之制自五代以兵戰為務條章多闕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諸州民田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建隆以來命官分詣諸道均田苛暴失實者輒譴黜申明周顯德三年之令課民種樹定民籍為

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梨棗半之男
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為
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為殿最又詔
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棗懇闢荒田者止輸舊租
縣令佐能招徠勸課致戶口增羨野無曠土者議賞諸
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廣狹土壤瘠墁不宜種藝者不
須責課遇豐歲則諭民謹蓋藏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
桑棗為薪者罪之剝桑三工以上為首者死從者流三

千里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徒三年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為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鄉三老里胥召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時候歲熟共取其利為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即為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煩擾罷初農時太宗嘗令取畿內青苗觀之聽政之次

出示近臣是歲畿內菽粟苗皆長數尺帝顧謂左右曰
朕每念耕稼之勤苟非兵食所資固當盡復其租稅端
拱初親耕籍田以勸農事然畿甸民苦稅重兄弟既壯
乃析居其田畝聚稅於一家即棄去縣歲按所棄地除
其租已而匿他舍冒名佃作帝聞而思革其弊會知封
丘縣竇玘言之乃詔賜緋魚絹百疋擢太子中允知開
封府司錄事俾按察京畿諸縣田租玘專務苛刻以求
課最民實逃亡者亦搜索於隣里親戚之家益造新籍

甚為勞擾數月罷之時州縣之吏多非其人土地之利
不盡出租稅減耗賦役不均上下相蒙積習成弊乃詔
諸知州通判具如何均平賦稅招輯流亡惠恤孤貧窒
塞姦幸凡民間未便事限一月附疾置以聞而比年多
稼不登富者操奇贏之資貧者取倍稱之息一或小稔
富家責償愈急稅調未畢資儲罄然遂令州縣戒里胥
鄉老察視有取富民穀麥貲財出息不得踰倍未輸稅
毋得先償私逋違者罪之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

江南專種杭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參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荆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乏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杭稻並免其租淳化五年宋毫數州牛疫死者過半官借錢令就江淮市牛未至屬時雨霑足帝慮其耕稼失時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運以人力即分命秘書丞直史館陳堯叟等即其州依式製造給民凡州縣曠土許民請佃為永業蠲三歲租

三歲外輸三分之一官吏勸民墾田悉書于印紙以俟
旌賞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先王之欲
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權酤斯為末矣按天
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負遠雖
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
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
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
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

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邈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

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
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
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
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戶定征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
官借糴錢或以市餼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
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
部帝覽之喜令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
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

議其差役乏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為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墉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為中品既墉瘠復患於水旱者為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為限若寬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

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為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

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真宗景德初詔諸州不堪牧馬
閑田依職田例招主客戶多方種蒔以沃瘠分三等輸
課河朔戎寇之後耕具頗闕牛多瘠死二年內出踏犁
式詔河北轉運使詢於民間如可用則官造給之且令
有司議市牛送河北又以兵罷民始務農劬什器遂權
除生熟鐵度河之禁是歲命權三司使丁謂取戶稅條
勅及臣民所陳田農利害與鹽鐵判官張若谷戶部判
官王曾等參詳刪定成景德農田勅五卷三年正月上

之謂等又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田檢戶口
田土偽濫且慮別置官煩擾而諸州長吏除當勸農乃
請少卿監為刺史閤門使以上知州者並兼管內勸農
事及通判並兼勸農事諸路轉運使副兼本路勸農使
詔可大中祥符四年詔曰火田之禁著在禮經山林之
間合順時令其或昆蟲未蟄草木猶蕃輒縱燎原則傷
生類諸州縣人畬田並如鄉土舊例自餘焚燒野草須
十月後方得縱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檢察毋使延燔

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蓋早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後又種於玉宸殿帝與近臣同觀畢刈又遣內侍持於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六年免諸路農器之稅明年諸州牛疫又詔民買賣耕牛勿算繼令羣牧司選醫牛古方頒之天下天禧初詔諸路自今候登熟方奏豐稔或以奏豐稔而非時災沴者即須上聞違

者重寘其罪先是民訴水旱者夏以四月秋以七月荆湖淮南江浙川峽廣南水田不得過期過期者吏勿受令佐受訴即分行檢視白州遣官覆檢三司定分數蠲稅亦有朝旨特增免數及應輸者許其倚格京畿則特遣官覆檢太祖時亦或遣官往外州檢視不為常制傷甚有免覆檢者至是又以覆檢煩擾止遣官就田所閱視即定蠲數時久罷畋遊令開封府諭民京城四面禁圍草城許其耕牧三年詔民有孝弟力田儲蓄歲計者

長吏倍存恤之初朝議置勸農之名然無職局四年始
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為勸農使使臣為副使所至取
民籍視其差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恤農民以時耕墾
招集逃散檢括陷稅凡農田事悉領焉置局案鑄印給
之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為殿最黜
陟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
闢仁宗繼之益務約已愛人即位之初下詔曰今宿麥
既登秋種向茂其令州縣諭民務謹蓋藏無或妄費上

書者言賦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牽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時又禁近臣置別業京師及寺觀毋得市田初真宗崩內遣中人持金賜玉泉山僧寺市田言為先帝植福後毋以為例繇是寺觀稍益市田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段少連

言頃歲中人至漣水軍稱詔市民田給僧寺非舊制詔
還民田收其直入官後承平寢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
兼并冒僞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帝敦本務農屢詔
勸劭觀稼於郊歲一再出又躬耕籍田以先天下景祐
初患百姓多去農為兵詔大臣條上兵農得失議更其
法遣尚書職方員外郎沈厚載出懷衛磁相邢洺鎮趙
等州教民種水田京東轉運司亦言濟兗間多閑田而
青州兵馬都監郝仁禹知田事請命規度水利募民耕

墾從之是秋詔曰仍歲饑歉民多失職今秋稼甫登方
事歛獲州縣毋或追擾以妨農時刑獄須證逮者速決
之帝每以水旱為憂寶元初詔諸州旬上雨雪著為令
慶厯三年詔民犯法可矜者別為贖令鄉民以穀麥市
人以錢帛謂民重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然卒不果
行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職唐命相
判尚書六曹或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請於職事中擇其
要者以輔臣兼領於是以賈昌朝領農田未及施為而

仲淹罷事遂止皇祐中於苑中作寶岐殿每歲召輔臣
觀刈穀麥自是罕復出郊矣帝聞天下廢田尚多民罕
土著或棄田流徙為閒民天聖初詔民流積十年者其
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減舊額之半後又詔流民能自
復者賦亦如之既而又與流民限百日復業蠲賦役五
年減舊賦十之八期盡不至聽他人得耕至是每下赦
令輒以招輯流亡募人耕墾為言民被災而流者又復
其蠲復緩其期招之詔諸州長吏令佐能勸民修陂池

溝洫之久廢者及墾闢荒田增稅二十萬已上議賞監
司能督責部吏經畫賞亦如之久之天下生齒益蕃闢
田益廣獨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
請徙戶實之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州為縣嘉祐中
唐守趙尚寬言土曠可闢民希可招而州不可廢得漢
邵信臣故陂渠遺跡而修復之假牛犂種食以誘耕者
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南北之民至者二千
餘戶引水溉田幾數萬頃變磽瘠為膏腴監司上其狀

三司使包拯亦以為言遂留再任治平中歲滿當去英宗嘉其勤且倚以興輯特進一官賜錢二十萬復留再任時患守令數易詔察其有實課者增秩再任而尚寬應詔為天下倡後太守高賦繼之亦以能勸課被獎留再任天下墾田景德中丁謂著會計錄云總得一百八十六萬餘頃以是歲七百二十二萬餘戶計之是四戶耕田一頃繇是而知天下隱田多矣又川峽廣南之田頃畝不備第以五賦約之至天聖中國史則云開寶末

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頃六十畝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二十五畝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三十二畝而開寶之數乃倍於景德則謂之所錄固未得其實皇祐治平三司皆有會計錄而皇祐中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治平中四百四十萬餘頃其間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墾田之數增倍以治平數視天禧則猶不及而叙治平錄者以謂此特計其賦租以知頃畝之數而賦租所

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則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是時累朝相承重於擾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而廢田見於籍者猶四十八萬頃治平四年詔曰歲比不登今春時雨農民桑蠶穀麥衆作勤勞一歲之功併在此時其委安撫轉運司勅戒州縣吏省事息民無奪其時諸路逃田三十年者除其稅十四四十年以上十五五十年以上六分百年以上七分佃及十年輸五分二十年輸七分著為令神宗熙寧元年襄州宜城令朱

絃復脩水渠溉田六千頃詔遷一官權京西轉運使謝
景溫言在法請田戶五年內科役皆免貶汝州四縣客
戶不一二年便為舊戶糾挾與之同役因此即又逃竄
田土荒萊欲乞置墾田務差官專領籍四縣荒田召人
請射更不以其人隸屬諸縣版籍須五年乃撥附則五
年內自無差科如招及千戶以上者優獎詔不置務餘
從所請明年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
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垸堤堰溝洫利害者皆得

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民占荒迤田若歸業者責相保任逃稅者保任為輸之已行新法縣分田土頃畝川港陂塘之類令佐受代具墾闢開脩之數授諸代者令照籍有實乃代中書議勸民栽桑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民不敢自力者正以州縣約以為貲升其戶等耳宜申條禁於是司農寺請立法先行之開封視可行頒於天下民種桑柘毋得增賦安肅廣信順安軍保州令民即其地植桑榆或所宜木因可限闕戎馬官計其

活茂多寡得差減在戶租數活不及數者罰責之補種
興脩水利田起熙寧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凡一萬
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
奇神宗元豐元年詔開廢田水利民力不能給役者貸
以常平錢穀京西南路流民買耕牛者免征五年都水
使者范三淵奏自大名抵乾寧跨十五州河徙地凡七
千頃乞募人耕種從之哲宗即位宣仁太后臨朝首起
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委之以政詔天下臣民皆得以封

事言民間疾苦光抗疏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蛾間為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絺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況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彊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

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今者濬發德音使畝畝之民得上封事雖其言辭鄙雜皆身受實惠直貢其誠不可忽也初熙寧六年立法勸民栽桑有不趨令則倣屋粟里布為之罰然長民之吏不能究宣德意民以為病至是楚丘民胡昌等言其不便詔罷之且蠲所負罰金興平縣抑民田為牧地民亦自言詔悉還之元祐四年詔瀕河州縣積水冒田在任官能為民經畫疏導溝畎退出良田自百頃至千頃

第賞崇寧中廣東南路轉運判官王覺以開闢荒田幾及萬頃詔遷一官其後知州部使者以能課民種桑棗者率優其第秩焉政和六年立管幹圩岸圍岸官法在官三年無隳損堙塞者賞之京畿提點刑獄王本言前任提舉常平根括諸縣天荒瘠鹵地一萬二千餘頃入稻田務已佃者五千三百餘頃尚慮令佐不肯究心詔比開墾鹵地格推賞平江府興脩圍田二千餘頃令佐而下以差減磨勘年八年權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

使任諒奏高郵軍有逃田四百四十六頃楚州九百七十四頃泰州五百七十二頃平江府四百九十七頃以六路計之何可勝數欲諸縣專選官按籍根括詔無承處委他官餘並從之宣和二年臣僚上言監司守令官帶勸農莫副上意欲立四證驗之按田萊荒治之迹較戶產登降之籍驗米穀貴賤之價考租賦盈虧之數四證具則其實著矣命中書審定取旨五年詔江東轉運司根括到逃田一百六十頃一十六畝兩浙根括到四

百五十六頃召人出租專充今年增屯戍兵衣糧初政和中品官限田一品百頃以差降殺至九品為十畝限外之數並同編戶差科七年又詔内外宮觀捨置田在京不得過五十頃在外不得過三十頃不免科差徭役支移雖奉御筆許執奏不行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命有司招誘農民歸業者振貸之蠲欠租免耕牛稅五年廣州州學教授林勲獻本政書十三篇大畧謂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

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使為農以耕田之羨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一馬率為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

此方百里之縣所出賦稅之數

歲取五之一以為

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府以

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始一徧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二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綿絹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尋以勲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建炎以來內外用兵所在多逃絕之田紹興二年四月詔兩浙路收買牛具貸淮

東人戶七月詔知興國軍王綯知永興縣陳升率先奉詔誘民墾田各增一秩三年九月戶部言百姓棄產已詔二年外許人請射十年內雖已請射及充職田者並聽歸業孤幼及親屬應得財產者守令驗實給還冒占

者論如律州縣奉行不虔監司按劾從之

先是臣僚言近詔州縣拘

籍被虜百姓稅賦而苛酷之吏不考其實其間有父母被虜兒女存者有中道脫者有全家被虜而親屬偶歸者一槩籍没人情

皇皇故有是命

十月募佃江東西閑田三等定租上

田畝輸米一斗五升中田一斗下田七升四年貸廬州

民錢萬緡以買耕牛五年五月立守令墾田殿最格

殘破

州縣墾田增及一分郡守升三季名次增及九分遷一官虧及一分降三季名次虧及九分鐫一官縣令差減之增虧各及十分者取旨賞罰其後以兩淮荆湖等路民稍復業而曠土尚多戶部復立格上之每州增墾田千頃縣半之守宰各進一秩州虧五百頃縣虧五之一皆展磨勘年詔頒之諸路增謂荒田開墾者虧謂熟田不因災傷而致荒者又令縣具歸業民數及墾田多寡月上之州州季上轉運轉運歲上戶部戶部置籍以考之七月都督行府言潭鼎岳澧荆南歸業之民其田已佃者以附近閑田與之免三年租稅無產願受閑田者亦與之上

諭輔臣曰淮北之民襁負而至亦可給田以廣招徠之意六年減江東諸路逃田稅額知平江府章誼言民所甚苦者催科無法稅役不均彊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使下戶為之破產乞委通判一員均平賦役九年宗正少卿方庭實言中原士民奔迸南州十有四年出達十年之限及流徙避遠卒未能歸者望詔有司別立限年戶部議自復降赦日為始再期五年如期滿無理認者見佃人依舊承佃中原士民流寓東南往往

有墳墓或官拘籍或民冒占便行給還從之十一年復買牛貸淮南農戶十二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且言平江歲入昔十七萬有奇今按籍雖三十萬斛然實入纔二十萬耳詢之土人皆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施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亦言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正緣經界不正行之乃公私之利以椿年為兩浙路轉運副使措置經界椿

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為民除害不增稅額十三年以提舉洪州玉隆觀胡思直顯謨閣徐林議沮經界停官遠徙以民田不上稅簿者沒官稅簿不謹書者罪官吏時量田不實者罪至徒流江山尉汪大猷白椿年曰法峻民未喻固有田少而供多者願許陳首追正椿年為之輕刑省費甚衆十四年以椿年權戶部侍郎措置經界尋以母憂去以兩浙轉運副使王鈇權戶部侍郎措置十五年詔戶部及所遣官

委曲措置務使賦稅均而無擾又因興國軍守臣宋時
言詔諸州縣違期歸業者其田已佃及官賣者即以官
田之可耕者給還十六年王鈇以疾罷十七年復以李
椿年權戶部侍郎措置經界先是真州兵燹之餘瘡痍
未復洪興祖為守請復租二年明年又復請之自是流
民寢歸十八年墾荒田至七萬餘畝十九年詔勅令所
刪定官鄭克行四川經界法克頗峻責州縣所謂省莊
田者雖蔬果桑柘莫不有征而邛蜀民田至什稅其伍

通判嘉州楊承曰仁政而虐行之非法意也上不違令
下不擾民則仁政得矣召諸邑令謂曰平易近民美成
在久其謹行之無愧於心何畏焉事迄成為列郡最其
後民有訴不均者殿中侍御史曹筠劾椿年罷之上謂
秦檜曰若下田受重稅將無以輸檜曰臣已諭戶部侍
郎宋貺有未均處亟與改正二十年詔兩淮沃壤宜穀
置力田科募民就耕以廣官莊知資州楊師錫言有司
奉行失當田畝不分腴瘠市居丈尺隙田亦充稅產於

是降詔曰椿年乞行經界去民十害今聞寢失本意凡便民者依已行害民者與追正二十一年四月宋貺罷二十六年正月上謂輔臣曰經界事李椿年主之若推行就緒不為不善今諸路往往中輟願得一通曉經界者款曲議之會潼川府轉運判官王之望上書言蜀中經界利害甚悉明年以之望提點刑獄畢經界事三月戶部言蜀地狹人夥而京西淮南膏腴官田尚多許人承佃官貸牛種八年仍償並邊免租十年次邊半之滿

三年與其業願往者給據津發上曰善但貧民乍請荒田安能便得牛種若不從官貸未免為虛文可令相度支給四月通判安豐軍王時升言淮南土皆膏腴然地未盡闢民不加多者緣豪強虛占良田而無徧耕之力流民襁負而至而無開耕之地望凡荒閑田許人剗佃戶部議期以二年未墾者即如所請京西路如之詔以時升為司農寺丞十月用御史中丞湯鵬舉言離軍添差之人授以江淮湖南荒田人一頃為世業所在郡以

一歲奉充牛種費仍免租稅十年丁役二十年二十八年王之望言去年分遣官請經界不均縣裁正今已迄事此後吏民尚敢扇搖以疑百姓者乞重寘于法從之二十九年知潭州魏良臣言本州歸業之民以熟田為荒不輸租今令給甲輸稅自明年始不實許人告以為田賞之戶部議期踰百日依匿稅法詔可三十年初令純州平江縣民實田輸稅畝輸米二升四合孝宗隆興元年詔凡百姓逃棄田宅出三十年無人歸認者依戶

絕法乾道元年正月都省言淮民復業宜先勸課農桑
令丞植桑三萬株至六萬株守倅部內植二十萬株以
上並論賞有差二月三省樞密院言歸正人貧乏者散
居兩淮去冬淮民種麥甚廣逃亡未歸無人收穫詔諸
郡量口均給其已歸業者毋例擾之四年知鄂州李椿
奏州雖在江南荒田甚多請佃者開墾未幾便起毛稅
度田追呼不任其擾旋即逃亡今欲召人請射免稅三
年三年之後為世業三分為率輸苗一分更三年增一

分又三年全輸歸業者別以荒田給之又詔楚州給歸
正人田及牛具種糧錢五萬緡六年二月詔曰朕深惟
治不加進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嚴限田抑游
手務農桑凡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為朕任之十有二
月監進奏院李結獻治田三議一曰務本二曰協力三
曰因時大畧謂浙西低田恃堤為固若堤岸高厚則水
不能入乞於蘇湖常秀諸州水田塘浦要處官以錢米
貸田主乘此農隙作堰增令高闊則堤成而水不為患

方此饑饉俾食其力因其所利而利之秋冬旱涸涇浜
斷流車畎脩築尤為省力詔令胡堅常相度以聞其後
戶部以三議切當但工力浩瀚欲曉有田之家各依鄉
原畝步出錢米與租田之人更相脩築庶官無所費民
不告勞從之七年二月知揚州晁公武奏朝廷以汧淮
荒殘之久未行租稅民復業與創戶者雖阡陌相望然
聞之官者十纔二三咸懼後來稅重昔晚唐民務稼穡
則增其租故播種少吳越民墾荒田而不加稅故無曠

土望詔兩淮更不增賦庶民知勸詔可十月司馬伋請
勸民種麥為來春之計於是詔江東西湖南北淮東西
路帥漕官為借種即諭大姓假貸農民廣種依賑濟格
推賞仍上已種頃畝議賞罰九年王之奇奏增定力田
賞格募人開耕荒田給官告綾紙以備書填及官會十
萬緡充農具等用以種糧不足又詔淮東總領所借給
稻三萬石淳熙五年詔湖北佃戶開墾荒田止輸舊稅
若包占頃畝未悉開耕詔下之日期以二年不能徧耕

者拘作營田其增稅剗佃之令勿行六年五月提舉浙西常平茶鹽顏師魯奏設勸課之法欲重農桑廣種植也今鄉民於已田連接閒曠磽确之地墾成田園用力甚勤或以未陳起稅為人所訟即以盜耕罪之何以勸力田哉止宜實田起稅非特可戢告訐之風亦見盛世重農之意詔可十有一月臣僚奏比今諸路帥漕督守令勸諭種麥歲上所增頃畝然土有宜否湖南一路唯衡永等數郡宜麥餘皆文具望止諭民以時播種免其

歲上增種之數庶得勸課之實七年復詔兩浙江淮湖
南京西路帥漕臣督守令勸民種麥務要增廣自是每
歲如之八年五月詔曰迺者得天之時蠶麥既登及命
近甸取而視之則穠短繭薄非種植風戾之功有所未
至歟朕將稽勤惰而詔賞罰焉是歲連雨下田被浸詔
兩浙諸州軍與常平司措置再借種糧與下戶播種毋
致失時十有一月輔臣奏田世雄言民有麥田雖墾無
種若貸與貧民猶可種春麥臣僚亦言江浙旱田雖已

耕亦無麥種於是詔諸路帥漕常平司以常平麥貸之先是知揚州鄭良嗣言兩淮民田廣至包占多未起稅朝廷累限展首今限滿適旱乞更展一年詔如其請九年著作郎袁樞振兩淮還奏民占田不知其數二稅既免止輸穀帛之課力不能墾則廢為荒地他人請佃則以疆界為詞官無稽考是以野不加闢戶不加多而郡縣之計益窘望詔州縣畫疆立券占田多而輸課少者隨畝增之其餘閑田給與佃人庶幾流民有可耕之地

而田萊不至多荒紹熙元年初朱熹為泉之同安簿知
二郡經界不行之害至是知漳州會臣僚請行閩中經
界詔監司條具事下郡熹訪問講求纖悉備至乃奏言
經界最為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公私兩利獨
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
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擇官吏委任責成度量步
畝算計精確畫圖造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過鄉
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

高下定計產錢而合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為母
每文輸米幾何錢幾何止於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後
却視原額分隸為省計為職田為學糧為常平各撥入
諸倉庫版圖一定則民業有經矣但此法之行貧民下
戶固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
善為說辭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
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輔臣請行于漳
州明年春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會農事方興

熹益加講究冀來歲行之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已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為異論以搖之前詔遂格熹請祠去五年蠲廬州旱傷百姓貸稻種三萬二千一百石慶元元年二月上以歲凶百姓饑病詔曰朕德菲薄饑饉荐臻使民陷於死亡夙夜慘怛寧敢諉過於下耶顧使者守令所與朕分寄而共憂也乃涉春以來聞一二郡老稚乏食去南畝捐溝壑咎安在耶豈振給不盡及民歟得粟者未必饑饉者未必

得歟偏聚於所近不能均濟歟官吏視成而自不省歟其各恪意措畫務使實惠不壅毋以虛文蒙上則朕汝嘉寧宗開禧元年夔路轉運判官范蓀言本路施黔等州荒遠綿亘山谷地曠人稀其占田多者須人耕墾富豪之家誘客戶舉室遷去乞將皇祐官莊客戶迺移之法校定凡為客戶者許役其身毋及其家屬凡典賣田宅聽其離業毋就租以充客戶凡貸錢止憑文約交還毋抑勒以為地客凡客戶身故其妻改嫁者聽其自便

女聽其自嫁庶使深山窮谷之民得安生理刑部以皇祐迯移舊法輕重適中可以經久淳熙比附畧人之法太重今後凡理訴官莊客戶並用皇祐舊法從之嘉定八年左司諫黃序奏雨澤愆期地多荒白知餘杭縣趙師恕請勸民雜種麻粟豆麥之屬蓋種稻則費少利多雜種則勞多獲少慮收成之日田主欲分官課責輸則非徒無益若使之從便雜種多寡皆為已有則不勸而勤民可無饑望如所陳下兩浙兩淮江東西等路凡有

耕種失時者並令雜種主毋分其地利官無取其秋苗
庶幾農民得以續食官免振救之費從之知婺州趙舉
夫行經界於其州整有倫緒而舉夫報罷士民相率請
于朝乃命趙師岳繼之後二年魏豹文代師岳為守行
之益力於是向之上戶析為貧下之戶實田隱為逃絕
之田者粲然可考凡結甲冊戶產簿丁口簿魚鱗圖類
姓簿二十三萬九千有奇剏庫匱以藏之歷三年而後
上其事于朝淳祐二年九月赦曰四川累經兵火百姓

棄業避難官以其曠土權耕屯以給軍食及民歸業占據不還自今凡民有契券界至分明析在州縣屯官隨即歸還其有違戾許民越訴重罪之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為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

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克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彊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為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為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

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撫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并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從之十一年九月赦曰監司州縣不許非法估籍民產戒非不嚴而貪官暴吏往往不問所犯輕重不顧同居有分財產一

例估籍殃及平民或戶絕之家不與命繼或經陳訴許以給還輒假他名支破竟成乾沒或有典業不聽收贖遂使產主無辜失業違戾官吏重寘典憲是歲信常饒州嘉興府舉行經界景定元年九月赦曰州縣檢校孤幼財產往往便行侵用洎至年及陳乞多稱前官用過不即給還自今如尚違戾以吏業估償官論以違制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咸淳元年監察御史趙順孫言經界將以便民雖窮閭下戶之所深願而未必豪宗大姓之

所盡樂自非有以深服其心則亦何以使其情意之悉
乎哉且今之所謂推排非昔之所謂自實也推排者委
之鄉都則徑捷而易行自實者責之於人戶則散漫而
難集嘉定以來之經界時至近也官有正籍鄉都有副
籍彪列畛分莫不具在為鄉都者不過按成牘而更業
主之姓名若夫紹興之經界其時則遠矣其籍之存者
寡矣因其鱗差櫛比而求焉由一而至百由百而至千
由千而至萬稽其畝步訂其主佃亦莫如鄉都之便也

朱熹所以主經界而闢自實者正謂是也州縣能守朝廷鄉都任責之令又隨諸州之便宜而為之區處當必人情之悉孚不令而行矣從之三年司農卿兼戶部侍郎李鏞言夫經界嘗議脩明矣而脩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為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

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紐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才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

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為侵漁之道於耕者也季世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

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弊至其將亡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宋亡遺患猶不息也凡水田官田之法公田見於史者彙其始末而悉載于篇有足鑒者焉紹興元年詔宣州太平州守臣脩圩二年以脩圩錢米及貸民種糧並於宣州常平義倉米撥借三年定州縣圩田租額克軍

諸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為額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餘頃近歲墾田不及三之一至是始立額五年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灾本朝慶厯嘉祐間始有盜湖為田者其禁甚嚴政和以來初為應奉始廢湖為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餘姚上虞每縣收租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莫若先罷

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尚多望詔漕臣盡廢之其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令監司守令條上於是詔諸路漕臣議之其後議者雖稱合廢竟仍其舊初五代馬氏於潭州東二十里因諸山之泉築堤瀦水號曰龜塘溉田萬頃其後堤壞歲旱民皆阻饑七年守臣呂頤浩始募民脩復以廣耕稼十六年知袁州張成已言江西良田多占山岡望委守令講陂塘灌溉之利其後比部員外郎李詠言淮西高原處

舊有陂塘請給錢米以時脩濬知江陰軍蔣及祖亦請濬治本軍五卸溝以洩水脩復橫河支渠以溉旱乃並詔諸路常平司行之每季以施行聞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為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從之二十四年大理寺丞周環言臨安

平江湖秀四州下田多為積水所浸緣溪山諸水併歸太湖自太湖分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決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詔兩浙漕臣視之二十八年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

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濬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復嘗開濬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緡米十萬餘斛於是詔監察御史任古復視之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誠便若依所請以五千功月餘可畢詔以激賞庫錢平江府上供米如數給之二十九年子瀟又言

父老稱福山塘與丁涇地勢等若不濬福山塘則水必倒注于丁涇乃命併濬之隆興二年八月詔江浙水利久不講脩勢家圍田堙塞流水諸州守臣按視以聞於是知湖州鄭作肅知宣州許尹知秀州姚憲知常州劉唐稽並乞開圍田濬港瀆詔湖州委朱夏卿秀州委曾惲平江府委陳彌作常州江陰軍委葉謙亨宣州太平州委沈樞措置九月刑部侍郎吳芾言昨守紹興常請開鑑湖廢田二百七十頃復湖之舊水無泛濫民田九

千餘頃悉獲倍收今尚有低田二萬餘畝本亦湖也百姓交佃畝值纔兩三緡欲官給其半盡廢其田去其租戶部請符浙東常平司同紹興府守臣審細標遷從之乾道二年四月詔漕臣王炎開浙西勢家新園田草蕩荷蕩菱蕩及陂湖溪港岸際旋築塍畦圍裹耕種者所至守令同共措置災既開諸園田凡租戶貸主家種糧債負並奏蠲之六月知秀州孫大雅代還言州有柘湖澱山湖當湖陳湖支港相貫西北可入於江東南可達

於海旁海農家作壩以却鹹潮雖利及一方而水患實害鄰郡設疏導之則又害及旁海之田若於諸港浦置肺啓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獲利然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錢下戶出力於農隙脩治之於是以兩浙轉運副使姜詵與守臣視之詵尋與秀常州平江府江陰軍條上利便詔秀州華亭縣張涇牐并澱山東北通陂塘港淺處俟今年十一月興脩江陰軍常州蔡涇牐及申港明年春興脩利港俟休役一年興脩平江府姑緩之

三年三月詵使還奏開濬畢功通洩積水久浸民田露
出塋岸臣已諭民趁時耕種恐下戶闕本良田復荒望
令浙西常平司貸給種糧又奏措置提督監脩等官知
江陰軍徐藏等減磨勘年有差四年以彭州守臣梁介
脩復三縣一十餘堰灌溉之利及於隣邦詔介直祕閣
利路轉運判官七年王炎言興元府山河堰世傳漢蕭
曹所作本朝嘉祐中提舉史炤上堰法獲降勅書刻石
堰上紹興以來戶口凋踈堰事荒廢遂委知興元府吳

拱脩復發卒萬人助役宣撫司及安撫都統司共用錢
三萬一千餘緡盡脩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溉南
鄭褒城田二十三萬三千畝有奇詔獎諭拱八年戶部
侍郎兼樞密都承旨葉衡言奉詔覈實寧國府太平州
圩岸內寧國府惠民化城舊圩四十餘里新築九里餘
太平州黃池鎮福定圩四十餘里庭福等五十四圩
周一百五十餘里包圍諸圩在內蕪湖縣圩周二百九
十餘里通當塗圩共四百八十餘里並高廣堅緻瀕水

一岸種植榆柳足捍風濤詢之農民實為永利於是詔
獎諭判寧國府魏王愷畧曰大江之壩其地廣袤使水
之蓄洩不病而皆為膏腴者圩之為利也然水土鬬齧
從昔善壞卿聿脩稼政巨防屹然有懷勤止深用歎嘉
九年八月臣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能預興水利為之
備於是乃降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灾堯湯盛時有不
能免民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
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

脩失所以為旱備乎唐韋丹為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為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為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勤惰而寓賞罰焉淳熙二年兩浙轉運判官陳峴言昨奉詔徧

走平江府常州江陰軍諭民併力開濬利港諸處並已
畢功始欲官給錢米歲不下數萬今皆百姓相率効力
而成詔常熟知縣劉穎特增一秩餘論賞有差三年賜
皇子判明州魏王愷詔曰陂湖川澤之利或通或塞存
乎其人四明為州實治鄞鄞之鄉東西凡十四而錢湖
之水實溉其東之七吏惰不虔葑蕀翳利失其舊農
人病焉卿臨是邦乃能講求利便而濬治之遂使並湖
七鄉之田無異時旱乾之患其為澤豈淺哉剡奏徹聞

不忘嘉歎十年大理寺丞張抑言陂澤湖塘水則資之
瀦洩旱則資之灌溉近者浙西豪宗每遇旱歲占湖為
田築為長堤中植榆柳外捍茭蘆於是舊為田者始隔
水之出入蘇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災蓋出於此乞
責縣令毋給據尉警捕監司覺察有圍裹者以違制論
給據與失察者併坐之既而漕臣錢沖之請每圍立石
以識之共一千四百八十九所令諸郡遵守焉紹熙二
年詔守令到任半年後具水源湮塞合開脩處以聞任

滿日以興脩水利圖進擇其勞效著明者賞之慶元二年戶部尚書袁說友等言浙西園田相望皆千百畝陂塘淩瀆悉為田疇有水則無地可瀦有旱則無水可戽不嚴禁之後將益甚無復稔歲矣嘉泰元年以大理司直留佑賢宗正寺主簿李澄措置自淳熙十一年立石之後凡官民園裏者盡開之又令知縣並以點檢園田事入銜每歲三四月同尉點檢有無姦民園裏狀上于州州聞于朝三年遣官審視及委臺諫察之二年二月

佑賢澄使還奏追毀臨安平江嘉興湖常開掘戶元給
佃據三月右正言施康年言近屬貴戚不體九重愛民
之心止為一家營私之計公然投牒以沮成法乞戒飭
自今有陳狀者指名奏劾必罰無赦開禧二年以淮農
流移無田可耕詔兩浙州縣已開園田許元主復園專
召淮農租種嘉定三年臣僚言竊聞豪民巨室並緣為
姦加倍園裏又影射包占水蕩有妨農民灌漑於是復
詔浙西提舉司俟農隙開掘七年復臨安府西湖舊界

盡蠲歲增租錢十七年臣僚言越之鑑湖溉田幾半會稽興化之木蘭陂民田萬頃歲飲其澤今官豪侵占填淤益狹宜戒有司每歲省視厚其鬴蓄去其壅底毋容侵占以防灌溉皆次第行之寶慶元年以右諫議大夫朱端常奏除嘉泰間已開浙西園田租錢蓋稅額尚存州縣迫民白納故也寶祐元年史館校勘黃國面對園田自淳熙十一年識石者當存之復園者合權其利害輕重而為之存毀其租或歸總所或隸安邊所或分隸

諸郡上曰安邊所田近已撥歸本所國又奏自丁未已來創園之田始因殿司獻草蕩任事者欲因以為功凡旱乾處悉園之利少害多宜開掘以通水道上然之咸淳十年以江東水傷除九年圩田租減四分紹興二十七年趙子瀟奉詔措置鎮江府沙田欲輕立租課令見佃者就耕如勢家占吝追日前所收租利詔速拘其田措置蠲其冒佃之租二十八年正月詔戶部員外郎莫濛同浙西江東淮南漕臣趙子瀟鄧根孫蓋視諸路沙

田蘆場先是言者謂江淮間沙田蘆場為人冒占歲失
官課至多故以命濛等既而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奉
行者不恤百姓名為經量實逼縣官按圖約紐惟務增
數以希進用有力之家初無加損貧民下戶已受其害
因小利擾之必致逃移坐失稅額因極論之二月詔沙
田蘆場止為勢家詭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戶勿例根括
六月以孫蓋措置沙田滅裂罷之詔浙西江東沙田蘆
場官戶十頃民戶二十頃以上並增租餘如舊置提領

官田所掌之不隸戶部二十九年以莫濛經量沙田蘆場失實責監饒州景德鎮稅遂詔盡罷所增租三十二年九月趙子瀟言浙西江東淮東沙田往年經量有不盡不實處為人戶包占期以今冬自陳給為已業與免租稅之半過期許人告以全戶所租田賞之其蘆場量力輕租詔以馮方措置十有一月方滋疏論沙田上問沙田或以為可取或以為可捐陳康伯等奏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小人樂於生事不惜為國歛怨君子務存大

體唯恐有傷仁政所以不同上然之命止前詔勿行乾道元年臣僚言浙西淮東江東路沙田蘆場頃畝浩瀚宜立租稅補助軍食詔復令梁俊彥與張津等措置二年輔臣奏俊彥所上沙田蘆場之稅或十取其一或取其二或取其三皆不分主客朝廷疑之六年以俊彥所括沙田蘆場八百二十餘萬畝其間或已克已業起稅不一及包占未起租者乞並估賣立租詔蔡光梁俊彥行在置司措置八年七月詔提領官田所所催三路沙

田蘆場租錢併歸戶部十月遣官實江淮沙田蘆場頃畝悉追正之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詔見佃者就耕歲減租二分三年凡天下官田令民依鄉例自陳輸租紹興元年以軍興用度不足詔盡鬻諸路官田五年詔諸官田比隣田租召人請買佃人願買者聽佃及三十年以上者減價十之二六年詔諸路總領諭民投買戶絕沒官及江漲沙田海退泥田七年以賊徒田舍及逃田充官莊其沒官田依舊出賣二十年凡

沒官田城空田戶絕房廊及田並撥隸常平司轉運提
刑茶鹽司沒入田亦如之二十一年以大理寺主簿丁
仲京言凡學田為勢家侵佃者命提學官覺察又命撥
僧寺常住絕產以贍學戶部議併撥無勅額庵院田詔
可初閩以福建八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給僧寺道院
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為福州始貿易取貲迨張
守帥閩紹興二年秋上倚以拊循凋瘵存上等四十餘
剎以待高僧餘悉令民請買歲入七八萬緡以助軍衣

餘寬百姓雜科民皆便之二十六年以諸路賣官田錢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糴本初盡鬻官田議者恐佃人失業未賣者失租侍御史葉義問言今盡鬻其田立為正稅田既歸民稅又歸官不獨絕欺隱之弊又可均力役之法浙東刑獄使者邵大受亦乞承買官田者免物力三年至十年一千貫以下免三年一千貫以上五年五千貫以上十年於是詔所在常平沒官戶絕田已佃未佃已添租未添租並拘賣二十九年初兩浙轉運

司官莊田四萬二千餘畝歲收稻麥等四萬八千餘斛
營田九十二萬六千餘畝歲收稻麥雜豆等十六萬七
千餘斛充行在馬料及糴錢四月詔令出賣七月詔諸
路提舉常平官督察欺弊申嚴賞罰分水令張升佐宜
興令陳迓以賣田稽違各貶秩罷任九月浙東提舉常
平都絜以賣田最多增一秩三十年詔承買荒田者免
三年租乾道二年戶部侍郎曾懷言江西路營田四千
餘頃已佃一千九百餘頃租錢五萬五百餘貫若出賣

可得六萬七千餘貫及兩浙轉運司所括已佃九十餘萬畝合而言之為數浩瀚今欲遵元詔見佃願買者減價二分詔曾懷等提領出賣其錢輸左藏南庫別貯之四年四月江東路營田亦令見佃者減價承買期以三月賣絕八月住賣諸路未賣營田轉運司收租七年提舉浙西常平李結乞以見管營田撥歸本司同常平田立管莊梁克家亦奏戶部賣營田率為有力者下價取之稅入甚微不如置官莊歲可得五十萬斛八年以大

理寺主簿薛季宣於黃岡麻城立官莊二十二所九年以司農寺丞葉翥等出賣浙東西路諸官田以登聞檢院張孝賁等出賣江東西路諸官田以郎官薛元鼎拘催江浙閩廣賣官田錢四百餘萬緡淳熙元年臣僚言出賣官田二年之間三省戶部困於文移監司州郡疲於出賣上下督責不為不至始限一季繼限一年已賣者纔十三已輸者纔十二蓋買產之家無非大姓估價之初以上色之產輕立價貫揭榜之後率先投狀若中

下之產無人屬意所立之價輕重不均莫若且令元佃之家著業輸租數猶可得數十萬斛從之六年詔諸路轉運常平司凡沒官田營田沙田沙蕩之類復括數賣之紹熙四年以臣僚言住賣慶元元年八月江東轉運提舉司以紹熙四年住賣以後續沒官田依鄉價復召人承買以其錢充常平糴本十有一月余端禮鄭僑言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福建提舉宋之瑞乞免鬻建劔汀邵沒官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詔

從之四年詔諸路召賣不行田復實減價其沙礫不可耕處除之開熙三年韓侂胄既誅金人講解明年用廷臣言置安邊所凡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園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二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籍以給行人金緡之費迨與北方絕好軍需邊用每於此取之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處張晞顏等言廩兵和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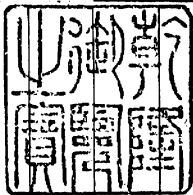
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克公田得一
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以餉軍可以
免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舉而五利具矣有
旨從其言朝士有異議者丞相賈似道奏揀楮之策莫
切於住造楮住造楮莫切於免和糴免和糴莫切於買
踰限田因歷詆異議者之非帝曰當一意行之浙西安
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
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為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

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記丞相言江西買田之弊甚
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其為
害者八事疏奏不省六郡回買公田畝起租滿石者償
二百貫九斗者償一百八十貫八斗者償一百六十貫
七斗者償一百四十貫六斗者償一百二十貫五千畝
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会子二分半五千
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二分会子三分半千
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是

歲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騷然所遣劉良貴陳訔趙與訔廖邦傑成公策等推賞有差邦傑之在常州害民特甚民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分置莊官催租州縣督莊官及時交收運發五年選官克官田所分司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常州江陰鎮江共一員凡公田事悉以委之是歲七月彗見于東方下詔求言京學生蕭規葉李等三學六館皆上封章前祕書監高斯得亦應詔馳驛

上封事力陳買田之失人心致天變謝枋得校文江東
運司方山京校文天府皆指陳得失未幾蕭規等真決
黥隸枋得山京相繼被劾斯得雖予郡尋罷之咸淳三
年京師糴貴勒平江嘉興上戶運米入京鞭笞囚繫死
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陸逵謂買田本以免和糴
今勒其運米害甚於前似道怒出逵知台州未至怖死
四年以差置莊官弊甚盡罷之令諸郡公租以三千石
為一莊聽民於分司承佃盜易者以盜賣官田論其租

於先減二分上更減一分德祐元年三月詔公田最為
民害稔怨召禍十有餘年自今並給田主令率其租戶
為兵而宋祚訖矣



宋史卷一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一百七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李崇實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七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二十七

食貨上二

方田
賦稅

方田神宗惠田賦不均熙寧五年重脩定方田法詔司
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
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

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壩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蹙竒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峰植其野之

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
煙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
正令既具乃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
路行之諸路倣焉六年詔土色分五等疑未盡下郡縣
物其土宜多為等以其均當勿拘以五七年京東十七
州選官四員各主其方分行郡縣以三年為任每方差
大甲頭二人小甲頭三人同集方戶令各認步畝方田
官驗地色更勒甲頭方戶同定諸路及開封府界秋田

災傷三分以上縣權罷餘候農隙河北西路提舉司乞
通一縣災傷不及一分勿罷元豐五年開封府言方田
法取稅之最不均縣先行即一州而定五縣歲不過兩
縣今府界十九縣准此行之十年乃定請歲方五縣從
之其後歲稔農隙乃行而縣多山林者或行或否八年
帝知官吏擾民詔罷之天下之田已方而見於籍者至
是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頃云崇寧三年
宰臣蔡京等言自開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貿易富者

恃其有餘厚立價以規利貧者迫於不足薄移稅以速
售而天下之賦調不平久矣神宗講究方田利害作法
而推行之方為之帳而步畝高下丈尺不可隱戶給之
帖而升合尺寸無所遺以賣買則民不能容其巧以推
收則吏不能措其姦今文籍具在可舉而行詔諸路提
舉常平官選官習熟其法諭州縣官吏各以豐稔日推
行自京西北兩路始四年指教官每三縣加一員點檢
官每路二員未幾詔諸路添置指教官不得過三員又

不專差點檢官從提舉司於本路見任人內選差五年
詔罷方田大觀二年復詔行之四年罷其稅賦依未方
舊則輸納十一月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兼不
食之山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因時廢業失所監司
其悉改正毋失其舊政和三年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司
奏所在地色極多不下百數及至均稅不過十等雖出
十分之稅地土肥沃尚以為輕第十等只均一分多是
瘠鹵出稅雖少猶以為重若不入等則積多而至一頃

止以柴蒿之直為錢自一百而至五百比次十等全不受稅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一分之稅其間下色之地與柴蒿之地不相遠乃一例每畝均稅一分上輕下重欲乞土色十等如故外即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畝均數謂如第十等地每十畝合折第一等一畝折十等之上受稅十一不改元則十等之中數及十五畝一等之下數及二十畝方比上等受一畝之稅庶幾上下輕重皆均詔諸路槩行其法五年福建利路茶

戶山園如鹽田例免方量均稅宣和元年臣僚言方量
官憚於跋履並不躬親行繢拍峰驗定土色一付之胥
吏致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為二十畝者有二頃
九十六畝方為一十七畝者度之瑞金縣是也有租稅
十有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稅二十七錢而增
至一貫四百五十者度之會昌縣者是也詔望常平使
者檢察二年遂詔罷之民因方量流徙者守令招誘歸
業荒閑田土召人請佃自今諸司毋得起請方田諸路

已方量者賦稅不以有無訴論悉如舊額輸納民迯移歸業已前逋欠稅租並與除放

賦稅自唐建中初變租庸調法作年支兩稅夏輸毋過六月秋輸毋過十一月遣使分道按率其弊也先期而苛歛增額而繁征至于五代極矣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

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
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鐵曰物產是也穀之
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稌六曰菽七
曰雜子帛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
絁六曰紬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葛金鐵
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鑠四曰銅鐵錢物產之
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
草葛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其輸有常

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
其人有常物而一時所須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
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早暮而寬為之期所
以紓民力諸州歲奏戶帳具載其丁口男夫二十為丁
六十為老兩物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五
代以來常檢視見墾田以定歲租吏緣為姦稅不均適
繇是百姓失業田多荒蕪太祖即位詔許民闢土州縣
毋得檢括止以見佃為額選官分涖京畿倉庾及詣諸

道受民租調有增羨者輒得罪多入民租者或至棄市
舊諸州收稅畢符屬縣追吏會鈔縣吏厚斂里胥以賂
州之吏里胥復率於民民甚苦之建炎四年乃下詔禁
止令諸州受租籍不得稱分毫合龠銖釐絲忽錢必成
文絹帛成尺粟成升絲綿成兩薪蒿成束金銀成錢紬
不滿半疋絹不滿一疋者許計丈尺輸直無得三戶五
戶聚合成疋送納煩擾民輸夏稅所在遣縣尉部弓手
於要路巡護後聞擾民罷之止令鄉耆壯丁防援諸州

稅籍錄事參軍按視判官振舉形勢戶立別籍通判專
掌督之二稅須於三限前半月畢輸歲起納二稅前期
令縣各造稅籍具一縣戶數夏稅秋苗畝桑功及緣科
物為帳一送州覆校定用州印藏長吏廳縣籍亦用州
印給付令佐造夏稅籍以正月一日秋稅籍以四月一
日並限四十五日畢開封府等七十州夏稅舊以五月
十五日起納七月三十日畢河北河東諸州氣候差晚
五月十五日起納八月五日畢潁州等一十三州及淮

南江南兩浙福建廣南荆湖川陝五月一日起納七月十五日畢秋稅自九月一日起納十二月十五日畢後又並加一月或值閏月其田蚕亦有早晚不同有司臨時奏裁繼而以河北河東諸州秋稅多輸邊郡常限外更加一月江南兩浙荆湖廣南福建土多秔稻須霜降成實自十月一日始收租掌納官吏以限外欠數差定其罰限前畢減選升資民逋租踰限取保歸辦毋得禁繫中國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錢千川蜀尚循舊制牛

驢死革盡入官乃詔蠲之定民租二百石輸牛革一準
錢千五百太平興國二年江西轉運使言本路蠶桑數
少而金價頗低今折徵絹估少而傷民金估多而傷官
金上等舊估兩十千今請估八千絹上等舊估匹一千
今請估一千三百餘以次增損從之咸平三年以刑部
員外直史館陳靖為京畿均田使聽自擇京朝官分縣
據元額定稅不得增收剩數逃戶別立籍令本府招誘
歸業桑功更不均檢民戶廣令種植尋聞居民弗諭朝

旨翦伐桑柘即詔罷之六年罷廣南西路轉運使馮漣
上言廉橫賓白州民雖墾田未嘗輸送已命官檢括令
盡出常租帝曰遠方之民宜省徭賦亟命停罷知袁州
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真宗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
不許大中祥符初連歲豐稔邊儲有備河北諸路稅賦
並聽於本州軍輸納二年頒募職州縣官招徠戶口旌
賞條制舊制縣吏能招增戶口者縣即升等乃加其奉
至有析客戶為主戶者雖登于籍而賦稅無所增四年

詔禁之雍熙初嘗詔荆湖等路民輸丁錢未成丁已入
老并身有廢疾者免之至是又除兩浙福建荆湖廣南
舊輸身丁錢歲凡四十五萬四百貫九年詔諸路支移
稅賦勿至兩次仍許以粟麥蕎麥互相折輸凡歲賦穀
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匹計金銀絲綿以兩計藁秸薪
蒸以圍計他物各以其數計至道末總七千八十九萬
三千天禧五年視至道之數有增有減總六千四百五
十三萬其折變及移輸比壤者則視當時所須焉宋克

平諸國每以恤民為先務累朝相承凡無名苛細之歛
常加剗革尺縑斗粟未聞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
蠲除倚格殆無虛歲倚格者後或凶歉亦輒蠲之而又
田制不立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偽未嘗考按故
賦入之利視前代為薄丁謂嘗言二十而稅一者有之
三十而稅一者有之仁宗嗣位首寬畿縣田賦詔三等
以下戶毋遠輸河中府同華州請免支移帝以問輔臣
對曰西鄙宿兵非移用民賦則軍食不足特詔量減支

移福州王氏時有田千餘頃謂之官莊自太平興國中授券予民耕歲使輸賦至是發運使方仲荀言此公田也鬻之可得厚利遣尚書屯田員外郎幸惟慶領其事凡售錢三十五萬餘緡詔減緡錢三之一期三年畢償監察御史朱諫以為傷民不可既而期盡未償者猶十二萬八千餘緡詔悉蠲之後又詔公田重復取賦者皆罷天聖時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稅謂之罰稅他州無此比詔除之自是州縣有言稅之苛細無名者蠲損甚

衆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為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為患明道中帝躬耕籍田因詔三司以類併合於是悉除諸名品併為一物夏秋歲入第分粗細二色百姓便之州縣賦入有籍歲一置謂之空行簿以待歲中催科閏年別置謂之實行簿以藏有司天聖初或言實行簿無用而率民錢為擾罷之景祐元年侍御史韓瀆言天下賦入之繁但存催科一簿一有散

亡則耗登之數無從鈎考請復置實行簿詔再閏一造至慶厯中復故時惠州縣賦役之煩詔諸路上其數俾二府大臣合議蠲減又詔曰稅籍有偽書逋徙或因推割用倖走移若請占公田而不輸稅如此之類縣令佐能究見其弊以增賦入量數議賞既而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而歐陽脩亦言秘書丞孫琳嘗往洺州肥鄉縣與大理寺丞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願詔二人者任之三司亦以為然且請於亳壽

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蔡州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詔言州縣多逋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陝西河東用兵民賦率多支移因增取地里腳錢民不能堪五年詔陝西特蠲之且令後勿復取既而詔河東亦然又令諸路轉運司支移折變前期半歲書于榜以諭民有未便者聽自言主者裁之皇祐中詔廣西賦布匹為錢二百如聞有司擅損其價重困遠人宜令復故州郡歲

常先奏雨足歲豐後雖災害不敢上聞故民賦罕得蠲
者乃下詔申飭之又損開封諸縣田賦視舊額十之三
命著于法支移折變貧弱者尤以為惠景祐初嘗詔戶
在第九等免之後孤獨戶亦皆免至是因下赦書責轉
運司裁損歲終條上其後赦書數以為言又令折科為
平估毋得害農久之復詔曰如聞諸路比言折科民賦
多以所折復變他物或增取其直重困良農雖屢戒勅
莫能奉宣詔令自今有此州長吏即時上聞然有司規

聚歛罕能承帝意焉初湖廣閩浙因舊制歲歛丁身錢米大中祥符間詔除丁錢而米輸如故至天聖中始并除婺秀二州丁錢後龐籍請罷漳泉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皇祐三年帝命三司首減郴永州桂陽監丁米以最下數一歲為準歲減十餘萬石既而漳泉興化亦第損之嘉祐四年復命轉運司裁定郴永桂陽衡道州所輸丁米及錢絹雜物無業者弛之有業者減半後雖進丁勿復增取時廣南猶或輸丁錢亦命轉運司條上

自是所輸無幾矣自郭諮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恤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而歲入九穀廼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其弊如此後田京知滄州均無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歲增賦穀帛之類無棣總一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塘總萬四千八百四十七而滄州之民不以為便詔輸如舊嘉祐五年復詔均定遣官分行諸路而秘書丞高本在遣中獨以為不可

均纔均數郡田而止景德中賦入之數總四千九百一十六萬九千九百至皇祐中增四百四十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萬九千三百六十四其以赦令蠲除以便於民若逃移戶絕不追者景德中總六百八十二萬九千七百皇祐中三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萬八千七百每歲以災害蠲除者又不在是焉神宗留意農賦湖廣之民舊歲輸丁米大中祥符以後屢裁損猶不均熙

寧四年乃遣屯田員外郎周之純往廣東相度均之元豐三年詔諸路支移折稅並具所行月日上之中書初熙寧八年詔支移二稅於起納錢半歲諭民使民宿辦無倉卒勞費時有司往往緩期故申約之州縣又或令民輸錢謂之折斛錢而糴賤頗用傷農海南四州軍稅籍殘缺吏多增損輒移稅入他戶代輸者類不能自明瓊州昌化軍丁稅米歲移輸朱崖軍道遠民以為苦至是用體量安撫朱初平等議根括四州軍稅賦舊額存

其正數二州丁稅米止令輸錢於朱崖自糴以便民權
發三司戶部判官李琮根究逋絕稅役江浙所得逋戶
凡四十萬一千三百有奇為書上之明年除琮淮南轉
運副使兩路凡得逋絕詭名挾佃簿籍不載并闕丁凡
四十七萬五千九百有奇正稅并積負凡九十二萬二
千二百貫石匹兩有奇琮蓋用貫石萬數立賞以誘所
委之吏增加浩大三路之民大被其害而唐州亦增民
賦人情騷然六年御史翟恩言始趙尚寬為唐守勸民

墾田高賦繼之流民自占者衆凡百畝起稅四畝而已
稅輕而民樂輸境內殆無曠土近聞轉運司闢土百畝
增至二十畝恐其勢再致轉徙望戒飭使者量加以寬
民帝每遇水旱輒輕弛賦租或因赦宥又蠲放倚閣未
嘗絕賦輸遠方不均皆遣使按之率以為常哲宗嗣位
宣仁太后同聽政務行裕民之政凡民有負多所寬減
患天下積欠名目煩多法令不一王巖叟為開封請隨
等第立貫百為催法兗州鄒令張文仲議其不便遂令

十分為率歲隨夏秋料帶納一分是為五年十料之法
陝西轉運使呂太忠令農戶支移斗輸腳錢十八御史
劾之下提刑司體量均其輕重之等以稅賦戶籍在第
一等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三等四等者二百里五等
一百里不願支移而願輸道里腳價者亦酌度分為三
等以從其便河東助軍糧草支移毋得踰三百里災傷
五分以上者免折變折變皆循舊法紹聖中嘗詔郡縣
貨物用足錢省陌不等折變宜用中等俄以所在時估

實值多寡不齊難槩立法命仍舊焉言者謂欲民不流
不若多積穀欲多積穀不若推行折納糴糴之法今常
平雖有折納之法止用中價故民不樂輸若依和糴以
實價折之則無損於民崇寧二年諸路歲稔遂行增價
折納之法支移折變科率配買皆以熙寧法從事民以
穀菽物帛輸積負零稅者聽之大觀二年詔天下租賦
科撥支折當先富後貧自近及遠廼者漕臣失職有不
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為令支移本以便邊餉內郡罕

用焉間有移用則賃民以所費多寡自擇故或輸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輸腳費於所居之邑而折變之法以納月初旬估中價準折仍視歲之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輕重七月詔曰比聞慢吏廢期凡輸官之物違期促限蠶者未絲農者未獲追胥旁午民無所措自今前期督輸者加一等坐之致民逃徙者論更加等舊凡以赦令蠲賦雖多不過三分四年乃詔天下逋賦五年外戶口不存者悉蠲之京西舊不支移崇寧中

將漕者忽令民曰支移所宜同今特免若地里脚費則宜輸自是歲以為常脚費斗為錢五十六比元豐既當正稅之數而反覆紐折數倍於昔民至鬻牛易產猶不能繼轉運司乃用是以取辦理之譽言者極論其害政和元年遂詔應支移而所輸地里脚錢不及斗者免之尋詔五等戶稅不及斗者支移皆免時天下戶口類多不實雖嘗立法比較鈎考歲終會其數按籍隱括脫漏定賞罰之格然蔡攸等計德霸二州戶口之數率三戶

四口則戶版訛隱不待校而知乃詔諸路凡奏戶口令
提刑司及提舉常平司參攷保奏而終莫能拯其弊故
租稅亦不得而均焉是時內外之費浸以不給中官楊
戩主後苑作有言汝州地可為稻田者因用其言置務
掌之號稻田務復行於府畿易名公田南暨襄唐西及
澠池北踰大河民田有溢於初券步畝者輒使輸公田
錢政和末又置營繕所亦為公田久之後苑營繕所公
田皆併於西城所盡山東河朔天荒逖田與河堤退灘

租稅舉入焉皆內侍主其事所括為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民輸公田錢外正稅不復能輸重和元年獻言者曰物有豐匱價有低昂估豐賤之物俾民輸送折價既賤輸官必多則公私之利也而州縣之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無其費無量至於支移徙豐就歉理則宜然豪民賕吏故徙歉以就豐齎挾輕貨以賤價輸官其利自倍而貧下戶各免支移估值既高更益脚費視富戶反重因之逋負困於追胥詔申戒焉宣

和初州縣主吏催科失職逋租數廣令轉運司察守貳
勤惰聽專達於內侍省浙西逃田天荒草田葑茭蕩湖
樂退灘等地皆計籍召佃立租以供應奉置局命官有
措置水利農田之名部使者且自督御前租課三年言
者論西蜀折科之弊其畧謂西蜀初稅錢三百折絹一
疋草十圍計錢二十今本路絹不用本色疋折草百五
十圍圍估錢百五十稅錢三百輸至二十三千東蜀如
之仍支移新邊謂之遠倉民破產者衆七年言者又論

非法折變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唐鄧襄汝等州自治平後開墾歲增然未定稅額元豐中以所墾新田差為五等輸稅元祐元年罷之大觀三年用轉運副使張徽言之請復元豐舊制俄又以訴者而罷政和三年轉運使王疇復言官失租賦詔依元豐法第折以見錢凡得三十萬緡欽宗立詔蠲焉舊稅租加耗轉運司有拋椿明耗州縣有暗椿暗耗之名諸倉場受納又

令民輸頭子錢熙寧以後給納並收其數益增焉至是
悉罷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詔二稅並依舊法凡百
姓欠租閣賦及應天府夏稅悉蠲之庚子詔被虜之家
蠲夏秋租稅及科配紹興元年五月詔民力久困州縣
因緣為姦今頒式諸路凡因軍期不得已而貸於民者
並許計所用之多寡度物力之輕重依式開具使民通
知毋得過數科率八月減大觀稅額三分之一十有一
月言者論浙西科歛之害農末殆不聊生鬻田而償則

無受者棄之而遁則質其妻孥上下相蒙民無所措手
足利歸貪吏而怨歸陛下願重科歛之罪嚴貪墨之刑
詔漕司究實以聞二年正月知紹興府陳汝錫違詔科
率謫漳州四月建盜范汝為平詔蠲本路今年二稅及
夏科役錢既而手詔訪聞州縣以為著令不過三分甚
非所以稱朕惠恤之意可以赦並免十有一月焚州縣
已蠲稅簿示民以不疑也五年二月詔諸路轉運司以
增收租數上戶部課賞罰六年八月預借江浙來年夏

稅紬絹之半盡令折米兩浙紬絹各折七千江南六千有半每足折米二石九月右司諫王摺言諸寺院之多產者類請求貴臣改為墳院冀免科歛則所科歸之下戶詔戶部申嚴禁之十有二月詔淮西殘破州縣更免租稅二年是月戊申詔曰朕惟養兵之費皆取於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蚤緣軍須掊歛無藝朕甚悼之監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養元元者也今漫不加省復何賴焉其各勤乃職察民之侵漁納賄者按劾以聞苟庇

覆弗治朕不汝貸是歲兩浙轉運李迨取婺秀湖州平江府歲計寬剩錢二十二萬八千緡有奇依折帛錢限起發自是以為例七年二月詔駐蹕及所過州縣欠紹興五年以前稅賦並蠲之七月詔新復州軍請佃官田輸租外免輸正稅

已田謂之稅佃田謂之租舊不併納劉豫嘗並取之至是乃從舊法九

年蠲新復州軍稅租及土貢大禮銀絹三年差徭五年初劉豫之僭凡民間蔬圃皆令三季輸稅宣諭官方庭實言其不便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父老苦豫煩苛

久矣賦歛及於絮縷割剝至於果蔬於是詔新復州縣
取劉豫重歛之法焚之通衢十三年淮東宣撫使韓世
忠請以賜田及私產自昔未輸之稅併歸之官詔獎諭
而可之初神武右軍統制張俊乞蠲所置產凡和買科
敷詔特從之後三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陛下
哀憫元元俾士大夫及勲戚之家與編戶等數蓋欲寬
民力均有無今俊獨得免則當均在餘戶是使民為俊
代輸也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使各援例求免何以拒

之望收還前詔詔從之越數年間俊復乞免歲輸和買
絹三省擬歲賜俊絹五千疋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諭
之曰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俊惶悚力辭賜絹十五

年戶部議准法輪官物用四鈔

曰戶鈔付民執憑曰縣鈔關縣司銷簿曰監鈔

納官掌之曰住鈔倉庫藏之所以防偽冒備毀失也

毀失縣鈔者以監住鈔銷鑿

若輒取戶鈔或追驗於人戶者科杖二十三年知池州
黃子游言青陽縣苗七八倍於諸縣因南唐嘗以縣為
宋齊丘食邑畝輸三斗後遂為額詔減苗稅二分有半

租米二分是時兩浙州縣合輸綿紬稅絹茶絹雜錢米
六色皆以市價折錢却別科米麥有畝輸四五斗者京
西括田租加於舊湖南有土戶錢折絕錢醋息錢麴引
錢名色不一荆南戶口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跡議者
希朝廷意謂流民已復可使歲輸十二頻歲復增積逋
至二十餘萬緡曹泳為戶部侍郎責償甚急蓋自檜再
相密諭諸路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衆皆
檜之為也二十六年先是承議郎魯冲上書論郡邑之

弊以臣前任宜興一縣言之漕計合收窠名有丁鹽坊
場課利錢租地錢租絲租紵錢歲入不過一萬五千餘
緡其發納之數有大軍錢上供錢糴本錢造船錢軍器
物料錢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支不啻三萬四千餘緡
又有見任寄居官請奉過往官兵批券與非泛州郡督
索拖欠畧無虛日今之為令者苟以寬恤為意而拙於
催科旋踵以不職罷能迎合上司慘刻聚斂則以稱職
聞是使為令者惴惴惟財賦是念朝不謀夕亦何暇為

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者哉吏部侍郎許興古
議今銓曹有知縣令二百餘闕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
迫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罷獻羨餘蠲民積欠謹擇守
臣戒飭監司則吏稱民安矣乃詔行之二十九年上聞
江西盜賊謂輔臣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
不能免儻不寬恤而惟務科督豈使民不為盜之意哉
於是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官錢三百
九十七萬餘緡及四等以下官欠悉除之九月詔兩浙

江東西水浙東江東西螟其租稅盡蠲之自是水旱經
兵時有蠲減不盡書也三十二年六月戊寅孝宗受禪
赦凡官司債負房債租賦和買役錢及坊場河渡等錢
自紹興三十年以前並除之諸路或假貢奉為名漁奪
民利使所在居民以土物為苦太上皇帝已嘗除詔禁
約自今州軍條上土貢之物當議參酌天地祖宗陵寢
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脩貢其餘並罷州
縣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七月諸縣受民已輸稅租等

鈔不即銷簿者當職官吏並科罪民齎戶鈔不為使而抑令重輸者以違制論不以赦免著為令八月詔州縣受納秋苗官吏多收加耗肆為姦欺方時艱虞用度未足欲減常賦而未能豈忍使貪贓之徒重為民蠹自今違犯官吏並置重典仍沒其家

此孝宗初詔也

先是常州宜興

縣無稅產百姓丁輸鹽錢二百文下戶有墓地者謂之墓戶經界之時均紐正稅又令帶輸丁鹽絹作折帛錢至隆興元年始用知縣姜詔言令與晉陵武進無錫三

縣一例隨產均輸二年四月知贛州趙公稱以寬剩錢
十萬緡為民代輸夏稅是後守臣時有代輸者五月詔
溫台處徽不通水路其二稅物帛許依折法以銀折輸
數外妄有科折計贓定罪乾道元年蠲興化軍猶剩米
之半以知軍張允蹈言自建炎三年本軍秋稅歲餘軍
儲外猶剩米二萬四千四百餘石供給福州謂之
猶剩米四十年間水旱相仍不復減
損故有是命至八年乃并其半蠲之三年六月減臨安
府新城縣進際稅賦之半以知縣耿秉言曩錢氏以進
際為名虛額太重故也十有一月蠲臨安府屬縣欠乾

道元年三稅坊場課利折帛免丁等錢七年勅令所脩

輸苗乞取法

受納官比犯人減一等州縣長官不覺察與同罪

暨上三等及形

勢戶逋賦雖遇赦不除八年蠲紹興府增起苗米四萬

九千餘石淳熙三年臣僚言湖北百姓廣占官田量輸

常賦似為過優比議者欲從實起稅而開陳首之門殊

不思朝廷往年經界獨兩淮京西湖北依舊蓋以四路

被邊土廣人稀誘之使耕猶懼不至若履畝而稅孰肯

遠徙力耕以供公上之賦哉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

墾田稍多自荆南安復岳鄂漢沔汙萊彌望戶口稀少
且皆江南狹鄉百姓扶老携幼遠來請佃以田畝寬而
稅賦輕也若從議者之言恐於公家無一毫之益而良
民有無窮之擾矣如臣所見且當誘以開耕不宜恐以
增稅使田疇盡闢歲收滋廣一遇豐稔平糴以實邊則
所省漕運亦博望且依紹興十六年詔旨以十分為率
年增輸一分不願開墾者即許退田別佃期限稍寬取
之有漸遠民安業一路幸甚詔戶部議之四年臣僚言

屢赦蠲積欠以蘇疲民州縣不能仰承德意至變易名色以取之宜下漕司如合除者毋更取之於州州毋取之於縣縣銷民欠籍書其名數諭民通知詔可五年八月詔曰比年以來五穀屢登蠶絲盈箱嘉與海內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價賤不足以償其勞郡邑兩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若有故違重置于法臨安府刻石徧賜諸路六年以諫議大夫謝廓然言州縣違法科歛侵漁

日甚其咎雖在縣令而督迫實由郡守縣令按劾而郡
守自如詔自今凡有過需橫取監司悉行按劾無詳於
小而畧於大七年夏大旱知南康軍朱熹應詔上封事
言今民間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州縣無復贏餘
於是別立名色巧取今民貧賦重惟有覈兵籍廣屯田
練民兵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
使州縣之力寢紓然後禁其苛歛責其寬恤庶幾窮困
之民得保生業無流移漂蕩之患八年詔監司太守察

所部催科不擾者薦之煩擾害民者劾之十一年戶部奏諸路州軍檢放旱傷米數近六十萬石上諭王淮曰若盡令覈實恐他年郡縣懷疑不復檢放惟寧國數最多可令漕司覈實而蠲之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强其所無今之為絹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艱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糶異時

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詔從之秘書監
楊萬里奏民輸粟於官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以
二斛輸一斛矣輸帛於官謂之稅舊以正絹為稅絹今
正絹外有和買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
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稅畝一錢輸免
役一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數倍其
帛又數倍其錢而又有月椿錢版帳錢不知幾倍於祖
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乎此猶東南之賦可知也

至於蜀賦之額外無名者不可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賦

歛當節用度用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可足國足

而後賦可減賦減而後民可富民富而後邦可寧不然

日復日歲復歲臣未知其所終也

時金主璟新立萬里
迺使客于淮聞其蠲

民間房園地基錢罷鄉村官酒坊減鹽價除田
租使虛譽達於吾境故因轉對而有是言也

二年詔

曰朕惟為政之道莫先於養民故自即位以來蠲除甚

賦頒宣寬條嘉與四方臻於安富郡守縣令最近民者

也誠能拊循惠愛以承休德庶幾政平訟理之效今采

之人言乃聞科歛先期競務辦集而民之虛實不問追呼相繼敢為椎剝而民之安否不恤財計之外治理蔑聞甚不稱朕委屬之意國用有常固在經理而非掊克督趣以為能也知本末先後之誼此朕所貴於守令者繼自今以軫恤為心以牧養為務俾民安業時予汝嘉慶元二年詔浙江東西夏稅和買紬絹並依紹興十六年詔旨折納紹興十六年詔旨絹三分折錢七分本色紬八分折錢二分本色嘉熙二年臣僚言陛下自登大寶以來蠲賦之詔無歲無之而

百姓未霑實惠蓋民輸率先期歸於吏胥攬戶及遇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閣者攬戶之錢是以寬恤之詔雖頒愁歎之聲如故嘗觀漢史恤民之詔多減明年田租今宜倣漢故事如遇朝廷行大惠則以今年下詔明年減租示民先知減數則吏難為欺民拜實賜矣從之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歷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尚為病況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也至于再

至于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竊聞今之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罄其永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操縱出於權宜官吏得以簸弄上下為姦公私俱困臣愚謂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為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為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為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為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

約其妄費裁其橫斂則預借可革民瘼有瘳矣咸淳十年侍御史陳堅殿中侍御史陳過等奏今東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邊患棘矣諸葛亮所謂危急存亡之時也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亡慮數千萬計皆巧立名色盡蠲二稅州縣乏策鞭撻黎庶鬻妻賣子而鐘鳴鼎食之家蒼頭廬兒漿酒藿肉琳宮梵宇之流安居暇食優游死生安平無事之時尤且不可而況艱難多事之際乎今欲寬邊患當紓民力欲紓民力當紓州縣

則邸第寺觀之常賦不可姑息而不加釐正也望與二
三大臣亟議行之詔可建炎二年初復鈔旁定帖錢命
諸路提刑司掌之紹興二年詔偽造券旁者並依軍法
五年三月詔諸州勘合錢貫收十文足勘合錢即所謂
鈔旁定帖錢也初令諸州通判印賣田宅契紙自今民
間爭田執白契者勿用十有一月以調度不足詔諸路
州縣出賣戶帖令民具田宅之數而輸其直既而以苛
擾稽緩乃立價凡坊郭鄉村出等戶皆三十千鄉村五

等坊郭九等戶皆一千凡六等惟閩廣下戶差減期三月足輸送行在旱傷及四分以上者聽旨三十一年先是諸州人戶典賣田宅契稅錢所收窠名七分隸經總制三分屬係省至是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請從本所措置拘收以供軍用詔從之凡嫁資遺囑及民間葬地皆令投契納稅一歲中得錢四百六十七萬餘引而極邊所捐八郡及瀘夔等未輸者十九郡不與焉乾道五年戶部尚書曾懷言四川立限拘錢數百萬緡婺州

亦得錢三十餘萬緡他路恬不加意詔百姓白契期三月自陳再期百日輸稅通判拘入總制帳輸送及十一萬緡者知通推賞違期不首及輸錢違期者許人告論如律淳熙六年勅令所進重脩淳熙法有收舟驢馳馬契書之稅帝命刪之曰恐後世有算及舟車之言建炎三年張浚節制川陝承制以同主管川秦茶馬趙開為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自蜀有西師益利諸司已用便宜截三路上供錢

川陝布絹之給陝西河東京西者

四年秋遂盡

起元豐以來諸路常平司坊場錢

元豐以來封樁者

次科激賞

絹是年初科三十三萬足俟邊事寧即罷紹興十六年減利夔三萬足惟東西川三十萬足至今不減次

奇零絹估錢

即上三路綱也歲三十萬足西川足理十一引東川十引自紹興二十五年至慶元

初兩川並減至六引

次布估錢

成都崇慶府彭漢邛州永康六郡自天聖間官以三百錢市布一足

民甚便之後不復予錢至是宣撫司又令民足輸估錢三引歲七十餘萬足為錢二百餘萬引慶元初累減至

一百三十餘萬引

次常平司積年本息

此熙豐以來所謂青苗錢者建炎元年遣駕部

員外郎喻汝礪括得八百餘萬緡至是取以贍軍矣

次對糴米

謂如戶當輸稅百石則又科糴百石

故謂之對糴

及他名色錢

如酒鹽等

大抵於先朝常賦外歲增錢

二千六十八萬緡而茶不預焉自是軍儲稍克而蜀民始困矣紹興五年浚召拜尚書右僕射以席益為四州安撫制置大使趙開為四川都轉運使益頗侵用軍期錢開懇于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六年以龍圖閣直學士李迨代開為都轉運使都官員外郎馮康國言四川地狹民貧祖宗時正稅重者折科稍輕正稅輕者折科稍重二者平準所以無偏重偏輕之患百有餘年民甚安之近年漕總二司輒更舊法及覆紐折取數

務多致民棄業逃移望並罷之一遵舊制詔如所請令
憲臣察其不如法者七年三月迨以贍軍錢糧令四路
漕臣分認而權茶錢不用蜀人不以為是九月浚罷趙
鼎為尚書左僕射十有一月以直祕閣張深主管四川
茶馬迨請祠八年二月命深及宣撫司參議官陳遠猷
並兼四川轉運副使席益以憂去樞密直學士胡世將
代之十月鼎罷秦檜獨相九年和議成簽書樞密院事
樓炤宣諭陝西還以金四千兩銀二十萬兩輸激賞庫

皆取諸蜀者會吳玠卒以世將為宣撫副使以吏部尚書張燾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上諭輔臣曰燾可付以便宜如四川前日橫歛宜令減以紓民成都帥行民事自燾始世將奏以宣撫司參議官井度兼四川轉運副使十一年正月趙開卒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者十年軍用無乏一時賴之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酤奇零絹布之征自是為蜀之常賦雖屢經蠲減而害不去議者不能無咎開之作俑焉十

月以鄭剛中為川陝宣諭使十二年世將卒改宣撫使
十三年剛中獻黃金萬兩十五年正月剛中奏減成都
路對糴米三之一四月省四川都轉運使以其事歸宣
撫司剛中尋以事忤秦檜於是置四川總領所錢糧官
以太府少卿趙不棄為之又改命不棄總領四川宣撫
司錢糧十六年剛中奏減兩川米腳錢三十二萬緡激
賞絹二萬疋免剋增酒錢三萬四千緡以四川總制錢
五十萬緡充邊費十七年以戶部員外郎符行中總領

四川宣撫司錢糧召剛中赴行在不棄權工部侍郎知成都府李璆權四川宣撫司事先是剛中奏本司舊貯備邊歲入錢引五百八十一萬五千道如撥供歲計即可對減增添寬省民力詔李璆符行中參酌減放於是減四川科敷虛額錢歲二百八十五萬緡兩川布估錢三十六萬五千緡夔路鹽錢七萬六千緡坊場河渡淨利抽貫稅錢四萬六千餘緡又減兩川米腳錢四十二萬緡時宣撫司降賜庫貯米一百萬石乃命行中酌度

對糴分數均減十八年罷四川宣撫司以瑯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太府少卿汪名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宣撫司降賜庫錢除制置司取撥二十萬緡餘令總領所貯之二十二年總領所奏蠲諸路欠紹興十七年以前折估糴本等錢一百二十九萬餘緡米九萬八千七百餘石綾絹一萬四千餘疋先是自講和後歲減錢四百六十二萬緡有奇朝廷猶以為重二十四年遣戶部員外郎鍾世明同四川制總兩司措置裕

民二十五年以符行中等言減兩州絹估錢二十八萬緡潼川府秋稅脚錢四萬緡利路科斛脚錢十二萬緡兩川米脚錢四十萬緡鹽酒重額錢七十四萬緡激賞絹九千餘疋合一百六十餘萬緡蜀州縣紹興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折估糴本等逋欠二百九十二萬緡是時朝廷雖蠲民舊逋而符行中督責猶峻蜀人怨之於是
以蕭振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行中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二十六年上以蜀民久困供億詔制置

蕭振總領湯允恭主管茶馬李澗成都轉運判官許尹
潼川轉運判官王之望措置寬恤於是之望奏減四川
上供之半二十七年用蕭振等言減三川對糴米十六
萬九千餘石夔路激賞絹五萬疋兩川絹估錢二十八
萬緡有奇潼川成都奇零折帛疋一千又減韓球所增
茶額四百六十二萬餘斤茶司引息虛額錢歲九十五
萬餘緡初利州舊宣撫司有積緡二百萬守者密獻之
朝下制置司取撥振曰此所以備水旱軍旅也一旦有

急又將取諸民乎請留其半是歲振卒李文會代之二十八年文會卒中書舍人王剛中代之二十九年蠲四川折估糴本積欠錢三百四十萬緡乾道二年蠲奇欠白稅契錢三十七萬餘緡三年蠲川秦茶馬兩司紹興十九年至三十二年州縣侵用及民積欠六十六萬四千九百餘緡四年又詔四川諸州欠紹興三十一年至隆興二年瞻軍諸窠名錢物暨退剝虧分之數及漏底折欠等錢並蠲之蠲成都人戶理運對糴米腳錢三十

五萬緡淳熙十六年詔四川歲發湖廣總領所綱運百三十五萬六千餘貫自明年始與免三年當議對減鹽酒之額制置總領同諸路轉運提刑司條上其湖廣歲計朝廷當自給之紹熙三年蠲潼川府去年被水州縣租稅資普榮叙州富順監凡夏輸亦如之尋又詔本路旱傷州縣租稅官為代輸及民已輸者悉理今年之數四年蠲紹興三年成都潼川兩路奇零絹估錢引四十七萬一千四百五十餘道潼川府激賞絹一十六萬六

千九百七十五疋又詔四川州縣鹽酒課額自明年更放三年嘉定七年再蠲四川州縣鹽酒課額三年其合輸湖廣總領所綱運亦免三年十一年蠲天水軍今年租役差科西和州蠲十之七成州蠲十之六將利河池兩縣各蠲十之五以經兵也

宋史卷一百七十四

宋史卷一百七十四考證

食貨志上二詔望常平使者檢發○

臣開鼎

按此河北

西路提舉常平司奏請也詔望應照通考作望詔

倚格殆無虛歲○格通考作閣

而又有月椿錢○椿通考作茶

宋史卷一百七十四考證